



古文觀止卷之七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

李密字令伯健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更密上此書

臣以險釁夙

遭閔凶

險釁難禍也夙早也閔凶也○二句總下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父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不得守節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

孤苦至於成立

一段所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

兒息得之甚晚

外無耆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暮周年服也功

大功小功也強近強為親近也童僕也

煢煢孑立形影相弔

煢煢孤獨貌孑單也弔問也唯形與影自相弔問也

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逮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無主

無人主供養之事

辭不赴命

一次無情在前

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

尋俄也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官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猥頓也東宮太子宮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兩次陳情在前

詔書切峻責臣通慢郡縣逼迫

歷叙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飾晉武帝覽表嘉其誠欽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惻動人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

切峻急切而嚴峻也通緩也慢倨也連用察臣舉臣拜臣除臣責臣惟臣文法錯落

臣欲奉

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州縣不從

臣之進退

實為狼狽

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類不立類無類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再具表陳情之意

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矜憐養育

況臣孤苦尤為特甚且臣少

事偽朝

偽朝謂蜀漢也對晉而稱不得不爾

歷職郎署

官至上書郎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言我本素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

○密以蜀臣而嬰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

今臣亡國賤俘

俘○軍所虜獲曰俘

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

盤桓有所希冀

○盤桓不進貌希冀謂希望立名節也此段言己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

但以劉日薄

博

西山氣息奄

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薄迫也日迫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易落淺易拔應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臣無祖母無以

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

聲平

相為命是以區

區不能廢遠

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為命區區猶動動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此段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涕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烏鳥近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數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況臣且臣今臣是臣文法更圓轉

臣之辛

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通篇著眼在
死生二字只
為當時士大
夫務清談鮮
實效一死生
而齊彭殤無
經濟大畧故
觸景興懷俯
仰若有餘痛
但遂少曠達
人故雖蒼涼
感歎之中自
有無窮逸趣

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遠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

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妻妾無子武子疾命子嗣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狗

為顧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升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永和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當時

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鄭道雲魏滂及凝之渙之元獻之等修禊事也禊後除不祥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人有叙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

激湍脫平聲映帶左右修長也湍波流潔引以為流觴曲水因曲水列坐其次雖

無絲竹管絃之盛折一句跌入賦詩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叙事是日也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叙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

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叙樂叙會事至此已畢下及發胸中之感夫人之相與

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是倦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當

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總是一樣得意及其

所之既倦。之往也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卻又一樣興盡。此只就一時一事論向之所欣。俛同

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俛仰之頃。為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尚感慨係之矣。○申足上文。即逼入死生正

意何等靈快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長短。總歸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莊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興感于死生之際未嘗不

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為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固知一死生為虛誕。

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新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大。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興感於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為虛誕妄作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瞥見吾已否。無踪影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踪影。也能不悲夫。○一齊收捲。服疾手快故列叙時

人。叙在會之人錄其所述。錄所賦之詩。二句應前聲。賢少長賦詩等事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古今同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後人亦重死生。覽我斯文。亦當同我之感。○覽一興感。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淵明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事。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言去彭澤而來家也田園

將無胡不歸。無謂也。胡猶何也。○自斷之詞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心在求祿則不能自

公罷彭澤令
歸賦此辭高
風遠調晉宋
罕有其比

主反為形體所役此我自為之何
所惆悵而獨為悲乎○自責之詞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

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路猶尚未遠可半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祿之非也○自悔之詞一路已寫盡歸去來之旨下乃從歸

至家逐段細寫之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行舟而歸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熹

熹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熹之未明無由見路也○一段離彼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衡宇謂其所居衙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奔喜至家而

速齊

童僕歡迎稚子候門

稚小也○一段到此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

將翺幽居閑三徑渴亦暮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一段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所需悉如

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

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柯樹枝也○一段室中樂事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

契

時矯首而遐觀

田園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流憩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一段園中之樂

雲無心以出岫

就

鳥倦飛而知還景

同影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

桓

山有穴曰岫翳翳漸陰也盤桓不進也○一段園中暮景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

駕言兮焉求

交游指當路貴人駕言用詩駕言出游句○一段與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游即不如不歸之愈也

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

親戚指鄉里故人有事謂耕作也疇田也○一段插入田事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巾車有幕之車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

歸去來辭

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

欣欣，喜也。涓涓，流貌。行，謂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興感。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

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

遑遑，急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求而不得之意。一段收盡歸去來之篇之旨。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為官，亦不能為仙，唯能如下文所云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

懷良辰以孤

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

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東皋，營田之所。春事起，東也。皋，田也。聊，且也。乘，陽陰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

太原，晉武帝年號。

武陵人捕魚為業。

武陵，屬湖廣常德府。另有桃源縣。

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

便奇。

忽逢桃花林。

妙在以無意得之。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

品平。紛紛，雜亂貌。寫出其境。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漁人亦不凡。

林盡水源，便

得一山。

亦是無意中得。

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

善于照景。

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

纔通人。

俗人至此便反矣。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別有洞天。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為仙為隱，靖節當魯褒亂時起，然有高歌之志，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衣著人物悉如外人

叙山中人物

黃髮垂髫

調

竝怡然自樂

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髫小兒垂髮純然古風

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平聲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

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妙在漁人全無驚怪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

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由山來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

漢無論魏晉真是目空古今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歎惋者悲外人屢遭世亂也叙兩邊問答簡括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傳數日辭去避世人多情如此此中人語去聲

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叮嚀一句遙韻悠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漁人亦大

有心人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詣至也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

迷不復得路太守欲問津而不得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

尋病終尋俄也高士欲問津而不果後遂無問津者悠然而往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字不以名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

為號焉取號大奇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却又嗜酒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為善于讀書

淵明以彭澤令辭歸復劉裕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

柳先生此傳
乃自述其生
平之行也滿
漉漉遠一片
神行之文

假山靈作根
設想已奇而
篇中無語不
新有字必萬
層層入愈
入愈精真貴
泉石靈秀林
壑增穠請之
令人賞心留
盼不能已也

者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蓋別有會心處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是為深得酒趣者既醉而退曾不

去各情去留適得本來面目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

也領得孔顏樂處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超然世外贊曰

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傳

乎為若人之傳而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想見太古

味風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傳也勒刻也謂山之英靈馳驅

鍾嶠刻移文于山庭也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書云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子倫隱于此後應詔出為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備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志超塵俗度鐸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

直上度比也干觸也行極清高吾方知之矣此等隱者吾正知為必不可得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亭字高聲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屣草屣言視千金萬乘如草芥脫屣也聞鳳吹於

洛浦

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

值新歌於延瀨

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

為歌二章而去

固亦有焉

此等隱者世亦有之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瞿子之悲慟

朱公之哭

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縗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士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之悲哭

乍迴跡以心

染或先貞而後黷

乍暫也迴避也暫避跡山林而心猶染于俗也黷垢也

何其謬哉

謬誑也此等隱者何其欺誑人世一至此哉已上泛論夫隱者有此三等尚

未說到周顯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尚子平也仲氏仲長統也范曄後漢書曰

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個儻默語無常每州郡令召輒稱疾不就然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承上起下感慨情深

世有周子

周顯字彥倫沙南人入題

俗之士

偽俗中之偽士也

既文既博亦元亦史

元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

然而學道東魯習隱

南郭

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對曰恐脆勢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顯無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適也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竊盜也吹借周吹等之火齊宣王好等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竿者而吹三百之中以吹等食祿齊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等欲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借也巾隱者

之服北岳即北山也言顯蓋居草堂僭服幅巾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

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

爵

舉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以上總寫以下分作兩截寫

其始至也

顯始至北山時

將欲排巢父

甫

拉許由傲百

氏蔑王侯

排推也拉折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之

風情張

去聲

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

或怨王孫不游

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暮其長往故歎之疾其不游故怨之

談空空於釋部覈

勅元元於

道流

顯汎涉百家長千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教者也元元之又元也道流謂老子也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

務光

夏時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逃涓子齊人也好餌水隱于谷山○以上寫顯初志如此是前一人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鳴騶載詔書車馬也鶴書即詔書在漢謂

之尺一蘭芳瑞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忌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舉臂也芟裂荷衣隱者之服言製芟荷以為衣又文也今皆焚裂之抗舉

也走

風雲懷其帶憤泉石咽

烟入聲

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

如喪

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

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

聲去

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紐繫也綰貫也金章銅章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縣大率百里

言越東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浙右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

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

牒訴控

孔德總

裝其懷

牒書衣也揅棄也法筵講席也埋藏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控德繁備貌言道書講席永棄理而聽訟也

琴歌既斷

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今已斷絕無續也網繆親近也結課考第也紛綸衆多也

籠趙張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張敞趙廣漢俱為

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籠架謂已舉也三輔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希蹤希微賢豪蹤跡也牧九州牧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以上寫顯繼志如此是後一人

使其高霞孤映

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

潤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

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松陰零落白雲無與為偶碣水碕也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延佇遠望也言不獲更歸徒為延望也

至於還臆

標

入幕寫霧

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曉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輩以為帳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投簪謂疏廣也投棄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海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

於

是南嶽獻嘲

北平聲

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謂慨遊子之我欺

悲無人以赴弔

南嶽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也攢簇聚也竦上也謂識也言皆識笑此山初容此人也遊子謂類也平問也言山為嘲所欺而無人來問也

故其林

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

之素謁

羅女羅也苑子松柏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今既無人故遣擬之西山謂首陽山逸議隱逸之議也皋澤也素謁謂以素情相告也馳騁宣布也謂宣布于使人盡知之也以上言其道義山靈所以饒之也

今

又促裝下邑浪拽

異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

下邑謂海鹽也浪拽

也棧楫也上京建康也言海鹽秩滿催促行裝駕舟赴京以還官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願情實在朝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

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

子

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

草躅蹤跡也淥水清也言豈可使芳杜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本洗耳之池耳

宜扃岫幌

快

掩雲關歛輕霧藏鳴

湍

脫平聲

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扃閉也岫幌山窗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也歛藏藏霧湍使無見聞也來轅妄轡謂順之車來也谷口郊端

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截斷杜絕之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

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通客

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腹怒而擊折穎之車輪掃去其迹也。俗士通客謂顯也。謝絕通達也。以上言其不許再至所

以絕之也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

學

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浚深也。三句

起下

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

伏一思字此句是一篇主意

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

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

又伏一思字

臣雖下愚知其不可

而況於明哲乎

便作跌宕文極有致

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

神器大位也

不念

居安思危

又伏一思字

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也

反綴足上文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

元首君也景命明也

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

上疏本意專為

此豈取之易守之難乎

頓挫

蓋在殷憂

始

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

終

縱情以傲物

人情大抵如此

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

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

董督也。正與德義相反

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

心服

苟免謂苟免刑罰。畏威而不懷德國何以安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民猶水也水可

通篇只重一思字卻要從德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為德也魏公十思之論則切深厚可與三代謨謨並傳

戰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也。從上居安思危，向反覆開諭，通出十思。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

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牧養也。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懼滿盈，則思江

海下百川。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滿而不溢。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易曰：王用三驅，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也。

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

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

怒而濫刑。以上十思，所謂積其德義者以此。總此十思，宏茲九得。思則十有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

而從之。思盡于己，力固乎人。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

其忠。懷仁必服。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善于用思，然後可以無思妙。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照

駱賓王

偽臨朝武氏者。武則天名曌，太宗時召入為才人。高宗為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即位，武氏為尼引納後宮，拜為昭儀。尋廢王皇后，立武氏為皇后。政事皆決焉。高宗崩，中宗即位，武后臨朝，廢中宗為

廢後性非和順。本性不良。地實寒微。出身微賤。昔充太宗下陳。下陳，下列也。謂為才人。曾以更耕衣

入侍。當以更衣之便得幸。晚節穢亂春宮。洎及也。晚節，晚年也。穢亂，言其淫也。潛隱先帝之私，陰圖

起寫武氏之罪不容誅，次寫起兵之事，不可緩末，則示之以大義，動之以刑賞。

雄文勁采足
以壯軍聲而
作義勇宜則
天見概而歎
其才也

後房之嬖

削髮為尼掩其為太宗才人
之跡以圖高宗後宮之孽幸

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

狐媚偏能惑主

入宮偏嫉懷妒而舒展蛾眉不肯讓人巧于用讒王
皇后為其所害是其狐媚之才偏能惑高宗之聽

踐元后於鸞

揮翟翟翟

之交有時守死而不犯分婦德所宜哉后之車
服皆畫翟翟之形王皇后廢武氏踐元后之位

陷吾君于聚麀

倣○吾君謂高宗也聚麀共也獸之牝者
曰麀曲禮大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加

以虺

蝮蛇

為心豺狼成性

虺蝮毒蟲也

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邪僻指李義府許敬宗
等忠良指褚遂良孫

無忌

殺姊屠兄弑君鴆母

朕去聲

母姊韓國夫人兄惟良君母未聞鴆
毒鳥以其毛濕酒飲之則殺人

人神之所同嫉天

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神器帝位也

君之愛子幽之於

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中宗君之愛子廢為廢王而幽之于別所諸
武用事悉委之以重任○以上數武氏之罪

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

霍子孟霍光也輔幼主以存漢朱虛侯劉章
也誅諸呂以安劉○二句隱然譏責朝臣

鸞皇孫知

漢祚之將盡

漢成帝后趙飛燕子援宮有子
者皆殺之故有鸞皇孫之諡

龍鰲

時

帝后識夏廷之遽衰

龍所吐涎
沫龍之精氣

也及后藏龍泉于庭傳及殷周莫之發腐王之末發而觀之暴流于庭入于王府之重女遣之而生女怪棄于市因入
于哀周幽王伐褒姒人獻之即褒姒也幽王褒之遂至亡國是周之衰亂于夏庭而已伏之矣○四句言唐不久將滅

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

敬業唐大臣徐世勳
之孫也勅賜姓李

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

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

微子過殷故墟悲之作麥
秀之歌一云箕子所作

哀君山之流涕豈徒

然哉

漢表安以外戚專權言
及國事每暗鳴流涕

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

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以上述興師之故南連百越北盡山河鐵

騎成羣。玉軸相接。以言乎馬則鐵騎萬千以成羣以言乎車則玉軸遠近以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多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兵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

平。班馬之聲動而凜然若北風起應劍之氣沖而煥然若南斗平嗚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嗚去聲茶去聲

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以上寫兵威之盛公等或居

漢地。異姓或叶周親。同姓或膺重寄於話言。分封于外或受顧命於宣室。受託于朝

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一抔曰一抔土指

倘能轉禍為福。轉武氏之禍而為福送往事居。往謂高宗居謂中宗共立勤王之

勲。事無廢大君之命。送兄諸爵賞同指山河。爵賞有功共指山河以為信若其眷戀窮

城徘徊歧路。謂進退不果徘徊于兩途之間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為致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焉戮之

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試觀今日之域中必畢竟是誰家之天下言將來必歸唐也結語頗消勁

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西江南昌府號為洪都星分翼轸。二星在楚之分野地接衡廬。衡山峙立于西廬山近鄱子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

史建此間後
封滕王故曰
滕王閣咸淳
二年閏伯嶼

為洪州牧重
修九月九日
宴賓僚于閣
欲誇其塔吳

子章才令宿
構序時王勃
省父決馬當
去南昌七百

里夢水神告
曰助風一帆
達旦遂抵南

昌與宴閣請
衆賓序至勃
不辭騰志甚

密令吏得句
即報至落霞
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
一色二句載
曰此天才也

想其當日對
客揮毫吟詞
絢句皆見辭

出洵是奇才

北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荆江在荊州淞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此據其上如衣之襟焉五湖太湖在蘇州

控蠻荆而引甌越荆楚本南蠻之區此則控扼之閘越連東甌之境此則接引之○首叙地形之雄物華天寶物之光華乃天之寶龍光射

牛斗之墟豐城之二劍曰干將曰莫邪其龍文光彩直上射斗牛人傑地靈人之英豪山也之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

一榻以待之○次序人物之異州高士也陳蕃為豫章太守時設雄州霧列雄州謂大郡如霧之浮則于上○承星分四句俊彩星馳俊彩謂人物如星之奔馳于前○承物華四句

臺隍枕夷夏之交臺隍臺隍城下以首據物曰枕夷謂正南荆楚之地夏謂東南揚州之域○再承星分四句賓主盡東南之美

時宴于此閣之賓主盡東南人物之美○再承物華四句隨起下文

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時閻伯嶼為洪州牧即都督也榮戟有衣之戰遙遠而臨于洪州

宇文新州之懿範瞻瞻宇文新除澧州牧道經于此瞻瞻蓋帷暫駐坐車馬者藏前曰帷在旁曰帷○賓十旬休

暇勝友如雲以賓主交歡日久言千里逢迎高朋滿座以賓朋來自遠方言騰蛟起鳳孟學士

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蛟龍之騰光燭奪目鳳毛之起文彩耀空喻才華也詞宗謂詞章之宗光耀之發閃如紫電浩氣之凝潔若清霜喻

節操也武庫言無所不有孟學士王將軍是會中顯客

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勃父名福時

自稱○此段述賓主之美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

暮山紫只二句已寫盡九月之景儼驂駢於上路儼望也驂駢馬行不止也行馬于道路之上謂賓客所來之途也訪風景於崇阿崇阿高陵也采訪風景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也楚開元得仙人之舊館仙人舊館編勝